

琼州风物 谢一持

家乡的波浪溪

我的家乡是海南临高县波浪村。村史记载，村庄始建于南宋。听村中老者介绍，先辈当年从岛外迁居琼州，择水而居，一眼便相中了这条灵动的小溪，最终将村落安在溪水环抱的腹地。悠悠数百年光阴流转，如今已有近四百户人家世代栖居于此。

村庄名曰波浪村，并无名山大川的壮阔盛景，可我总觉得，老祖宗取“波浪”二字为村名，藏着最质朴也最辽阔的期许。他们不求山水闻名四方，只盼子孙岁岁年年，日子不囿于平淡庸常，人生如溪浪奔涌，步步向前、生生不息。

年少懵懂之时，我和一众玩伴，总爱亲昵地唤这条溪流为“波浪溪”。长大离家，历经世事浮沉，恍然知晓，这随口的称呼，是孩童对故土风物的偏爱。

最奇特的是，几百年来，波浪村这条“波浪溪”始终清澈，终年潺潺，环绕村落、依偎田湖，日夜奔流，从未停歇，最终汇入大海。

如今，我们将烟火温情、童年岁月、故土眷恋尽数藏进溪水里，让寻常溪流，有了温度、有了故事、有了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。这条波浪溪，藏着村庄的岁月肌理，载着村落的百年过往，更浸润了我们一整段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春日细雨潇潇，溪水便渐渐丰盈起来，澄澈的流水叮咚作响，漫过青石，绕过田埂，滋养着岸边初生的草木。两岸青草破土而出，细碎野花星星点点，随风摇曳，倒映在粼粼溪水中，随波晃动，温柔又鲜活。春雨过后，溪水清冽甘甜，空气里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，洗尽尘世浮躁，只剩山野安宁。

上小学放学后，常听大人吩咐拿水桶到小溪上游的水井去挑水回家。那时候溪水很清澈，水井建在小溪附近，小溪的水全流进井里，可供人畜共用。

落日时分，爸妈便让我拿着一家子的衣服到小溪下游去捣衣。那时分，溪岸上有村妇们的捣衣声，此起彼伏，伴着村民的嬉笑声，十分悦耳，很像古诗中描绘的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场景。

夏日的小溪，是全村孩童的天然乐园。骄阳灼灼，溪水却始终清凉宜人。午后闲暇，我们三五成群奔赴溪边，赤足踏入浅溪之中。微凉的溪水漫过脚踝，抚平夏日的燥热，也驱散孩童的烦闷。溪底卵石圆润光滑，清晰可见，小鱼小虾穿梭石缝之间，灵动俏皮。我们蹲在青石上，追鱼戏虾，泼水嬉戏，清脆的笑声顺着流水飘散，回荡在村庄每一个角落。溪水潺潺，日夜不息，见证着我们小时候的嬉笑打闹，包容着我们的天真顽劣。

秋日天高云淡，溪水褪去夏日的喧闹，变得静谧温柔。秋风拂过，岸边树叶簌簌飘落，泛黄的落叶随风坠入溪中，化作一叶叶小小的扁舟，顺着流水缓缓远行。溪水愈发清澈通透，澄澈得能望见水底沉淀的岁月。秋日的波浪溪，少了几分鲜活热闹，多了几分静谧悠远，恰似沉淀过后的人生，温润从容，自带诗意。农人劳作归来，途经溪边，掬一捧溪水洗手洁面，洗去一身尘土疲惫，溪水无言，默默滋养着一方烟火人间。

冬日的小溪，从不会冰封沉寂。纵使寒风萧瑟，流水依旧叮咚不息，温柔流淌，为清冷的冬日村庄，留存一抹鲜活生机。岸边草木褪去葱茏，归于沉静，唯有溪水始终如初，岁岁奔流，不离不弃。它不像江河汹涌澎湃，也不似湖泊安静无言，它只是潺潺流淌，默默滋养田地，哺育着一代代波浪村人，岁岁年年，从未停歇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数百年来，这条波浪溪，默默守护着波浪村的岁岁年年。它灌溉良田沃土，孕育四季收成，滋养村落烟火，见证村落变迁。小溪潺潺流水声，是村庄最悠长的背景音乐，伴着村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岁岁安然。

年少时，总觉溪水寻常无奇，日日相伴，习以为常，不懂珍惜这份朝夕相处的温柔。总向往远方的山河辽阔，渴望走出小村庄，奔赴更广阔的天地，追逐未见过的风景、未实现的梦想。那时总以为，远方才有诗意，他乡才有繁华，一心想要挣脱故土的牵绊，奔赴山海。

可当真正背井离乡，踏遍山河，看过万千风景，走过无数溪流江河，方才幡然醒悟：世间万千山水，还是家乡这一湾溪水最动人；走遍四方，最动听的，依旧是波浪溪潺潺的流淌声；看过万千风光，最安心的，依旧是家乡小溪环绕的温柔模样。

岁月辗转，时光匆匆，尘世万物皆在更迭变迁。一溪流水，渡我童年，暖我余生，系我一生乡愁。

如歌行板 卞玉琨

那一片绿

那一片绿，源自位于儋州市的海南热带植物园。

盛夏时节，当观光车带着我们穿过瓜果文化长廊，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树渐次铺展，把我们团团围住。它们郁郁葱葱的样子惹人喜爱。我频繁走下车，去与它们亲近、交流，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这是一个热带植物王国。我在海南岛生活几十年，自以为对许多热带树种有所了解，而当我置身其间，面对一棵棵陌生的树木时，才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。

原来，这里的树木除了本岛的特有树种外，许多都是由相关国家赠送或从国外引种的。入口道路左侧就有一棵我闻所未闻的“越南油楠”，其由我国引种，主要产地为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。异域的树种来到这里，慢慢适应了海岛的气候，长成了参天大树。该树内含丰富的淡棕色可燃性油质液体，气味清香，颜色如同煤油，可燃性能与柴油相似，经过滤后可直接供柴油机使用，可作为柴油的代用品。

创建于1958年的海南热带植物园，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，现占地面积达一百公顷，共有源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六百多种热带、亚热带植物，其中国家保护濒危植物五十多种，热带花卉七百五十多种，南药资源一千多种。

徜徉于植物园，不经意间，海南坡垒、青梅、格木、降香黄檀等国家级珍贵树木便以葱郁的姿态挺立于眼前，显示出其高贵的气质。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仰望高大的树干，思绪穿越了时空。它们仿佛固守家园的老者，令人景仰。

在一拐角处，一丛桃榔树吸引文友们驻足观赏。遥想当年，苏轼被贬儋州时，曾在“桃榔庵”栖身，大家因此对桃榔树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桃榔树，自然要细细观察。桃榔树是棕榈科桃榔属植物，茎粗壮，有疏离的环状叶痕，叶簇生于茎顶，叶鞘具黑色网状纤维和针刺状纤维。当年苏轼年事已高，又被贬到偏远之地，按理说，儋州应是苏轼的人生低谷，是生命的凄凉地。可在三年后，他离开海南时，却留下了“我本儋耳民，寄生西蜀州”的深情诗句，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之情。透过随风摇曳的桃榔叶，我似乎窥见了乐观豁达的苏轼，正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。

林荫道在脚下延伸，夏日的阳光穿透茂密的枝叶，跳跃着点点光斑，给静谧的植物世界增添了灵动之美。

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对药用植物的使用和栽培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中国古代有关史料中有“伏羲尝百草”“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等记载。在药用植物区，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片绿色中蕴藏的药用价值。这里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、珍贵药材海南粗榧；有号称海南“四大南药”的槟榔、益智、巴戟天、砂仁；有可用于治疗麻风病、牛皮癣、风湿病等症的海南大风，以及具有降血压、润喉化痰功效的胖大海，泰国的国花腊肠树等。

进入香料植物区，清香的味道迎面扑来。在一棵高大的柠檬桉树下，文友们争先恐后捡拾掉落的树叶。正在疑惑之际，园区导游递给我一片干枯的树叶，我折断一闻，一股清香的柠檬味钻入鼻腔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吐鲁香是世界三大膏香植物之一，它的树干流出的香膏清香宜人，还可消炎、止血、镇痛，据说在缺医少药时常被用来救治伤员，被誉为“战地急救包”。园内珍藏的香料植物还有“花中之王”依兰香、珍稀濒危植物众香、锡兰肉桂、檀香等。

临近出口处，一棵有近百年历史的见血封喉树高大挺拔，直插云霄，建园时它就在这里生长，是植物园的标志性物种。当听说它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之一时，四川一位彝族文友幽默地说了一句：“那我不敢靠近它了”，引得众人开怀大笑。见血封喉树液有剧毒，树液由伤口进入人体会引起中毒，主要症状有肌肉松弛、心跳减缓，最后因心跳停止而死亡。动物中毒症状与人相似，中毒后二十分钟至两小时内死亡。其葱绿的外表下，竟然隐藏着如此剧毒，真是树也不可貌相啊。

这一抹抹绿色中，到底还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，我不得而知。正因为这样，它们散发出来的神秘感对我更具诱惑力。



海南热带植物园一隅。资料图

季候物语 许燕影

当时玉蕊

素有“月下美人”之誉的玉蕊，因唐昌公主亲手种植，也被称作“宫廷花”。每逢花开时节，儋州当地文友总不忘相告，我却因种种缘由一再错过。然而，每年花期临近，心底那份期待仍会按捺不住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前不久去三亚，难得遇上“一呼即应”的“花痴”同好，我们便发动她的大房车出发。不做攻略，不问远近，反正有导航。两个女人心意相通——去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“去”。

车子沿公路一路向北，很快从热带海滨驶入西部腹地，城市的嘈杂被远远甩在身后。虽是夏日，窗外开阔的田野已将暑气滤淡，满眼绿意令人心旷神怡。很快，车子拐进中和镇通往七里村的乡道。竟意外遇上了一场最不堵心的“堵车”——几十头黄牛霸在路中央，走两步，甩甩尾

巴，停一停，再走两步……我们的车只得跟随其后，一点点向前挪。

牛群终于让出道路。车子缓缓驶过一道窄桥，桥下河水清浅，倒映着天光云影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村庄被一条蜿蜒如绸带的河流环拥。这条河过去每逢雨季便积水成涝，被村民戏称为“茅坡涝河”；后经治理，变得柔顺，重新正名为“板桥河”。板桥河是北门江的支流，世代滋养着两岸农田，被当地人奉为母亲河。河两岸风景迥异：一侧是高低错落的民宅，石砖洋房和玄武岩老屋并存，石砌小道连接古井、古寺、古学堂，贯穿村落深处；另一侧则是金灿灿的稻田，铺展开如一幅画卷，时有白鹭惊起又落下。

顺水而行，我们在拱桥旁的栈道上倚栏小憩。暮色如青纱垂落，堰坝流水潺潺，时光仿佛有意放慢脚步，让我们以更从容的姿态，去品读一场绵延一千三百年的花事。摄像机早已架好，我靠在栏杆上，屏住呼吸。当暮色愈来愈重，花苞终于有了动静——蕊丝开始一根根挤破苞衣，直至“噗”的一声全然绽放。一朵两朵，一串两串，月光从叶隙间漏下，映在蕊丝顶端粉黄的蕊珠上，莹莹生辉。夜愈深，花愈盛，月影投在水面上，花影叠在月影上，层层晕染，整条水湾在月光下成了花的镜台。

一缕幽香袭来，很快，空气里全是沁人心脾的花香。难怪唐彦谦会这样赞叹：“世人已妒其形貌绝美，偏还要添这一味清芬。”已是深夜，花影斑驳的古树下，依然有村民围坐石桌，品茶闲聊，意趣悠然。千年前的长安月夜，达官雅士不也这般设席花下，曲水流觞、邀诗佐酒？只是长安的玉蕊终究在尘埃中失了踪影，而七里村的古树群，却从千年岁月里一路绵延至今，花开不歇。

两位当地村民见我们慕花而来，主动引路，带我们从村西穿越大片古树林到村东。他们对每一株玉蕊都了如指掌，哪一处花帘最盛，哪一枝将在拂晓坠落，连看花落水流的最佳时辰和位置，都不厌其烦地悉数交代。原来，那些蓬蓬惊艳的细丝，都是负责散播花粉的雄蕊，只有中央孤悬的一枚才是负责结果的雌蕊。终于明白，玉蕊选择夜间开花，是为引夜蛾来食蜜传粉。而朝落何由？成了一个待解的谜。

当地文友从微信朋友圈获悉我们的行踪，深夜从镇上赶来。大家兴致盎然，聚在廊桥喝酒吟诗。那夜，不知何时才回房车休息，醒来时拂晓已过。花帘盛景早已无踪，终究还是错过了落花坠落的壮美瞬间。只见水边石径上，沾着晨露的落花铺了一地，一朵挨着一朵；更多的落花则漂在水面上，随水悠悠旋流，于拐弯处聚成浅浅的弧线，徐徐远去。

花帘不再，但玉蕊残留的香韵犹在。我俯身拾捡几朵，发现这些离枝的花，竟无一丝蔫萎，每一朵都明艳如初，仿佛只是换了一处安身。玉蕊花从无残败之说，即便辞别枝头，也是整朵完整落下。那一跃而下的决绝，看似悲壮，实则是植物谱系的生存智慧——极盛时隐退，将花粉与生机交付给下一个轮回。至此，才解开那个“朝落之谜”。是啊，极致的美，从来懂得在最灿烂的时刻交出自己。这决然一跃，不是遗憾，而是成全。



玉蕊花。资料图